

蘇聯對外關係的地緣政治學的解釋

吳閻夫

蘇聯的外交政策，和與蘇聯有關的一切問題，現都引起吾人的注意。的確蘇聯今日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他一切的舉動對於世界任何地方都會發生影響。所以吾人對於蘇聯必須有很清楚的認識。現在我請不揣冒昧略陳管見如次。

我們若使斷代講書，從第一次大戰說起，就知道上次世界大戰實留下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如何應付德國的問題，就是如何根除德國的普魯士精神的問題。日本的軍國主義雖然有他獨特的歷史和背景，但也可以說是普魯士精神的伸張。意大利更不過為這種精神的陪襯而已。這一個問題，上次大戰後並沒有澈底的解決，德國雖然受凡爾賽條約種種約束，但普魯士精神沒有被摧毀。地主及軍人階級依然存在。終至捲土重來，變本加厲，至於倣效或陪襯普魯士精神的法西斯主義或軍國主義，不只未曾解決，而且增肥。

這一次大戰後各國對於德，日，意各國的解決辦法已規定的部份，報紙已經披露了，我不擬重述，而辦法能否生效或已否生效，也包括有因素很多，既然不是本題的範圍，祇好從略。不過有一點因為與本題有比較的關係，並且也很少有人注意，所以我擬特別提出來。

就是：近代德國問題所以發生的原因多半是歷史的，人為的，或哲學的。所以解決比較容易。這句話作何解釋呢？大家都知道一八七一年以前，德國是一個不統一的民族，很受人欺凌。這是歐洲中古歷史所遺下來的情况，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產物。日耳曼人因為受了不統一的痛苦，所以就崇拜，景仰，並且提倡統一的強大國家，而國家或武力的

崇拜因此便成日耳曼民族哲學的中心理論。這一點我們只要看康德，萊費特，海格爾，尼采，杜萊茨克的政治理論就可證明。其中像海格爾說國家是上帝在世界上的進行。杜萊茨克譏弱小為無能，甚至為罪惡，尤可以代表當時德國崇尚國家的心理。此外，像赫斯通張伯崙的種族優劣論和日耳曼民族要求統一自強也有很密切的關係，在政治哲學上，因此德人便自成一派，號稱唯心派，崇拜國家，抹殺個人。

以上所述的理論，在當時日耳曼民族沒有統一以前，或且是很需要的。也可以說是十分對症的良方。就是在統一以後的相當時期內，用他來維繫統一，或且也是須要的。就這一方面來講，這種理論實是在當時統一德國最有用的工具。但政治工具的最大困難和最大的危險，就是在目的既達之後，工具本身的處理問題。按需要來講，在一個目的既達之後，達到這目的工具便應該隨着目的而改變，免得工具本身反變成目的，發生危險。但歷史上往往是不如此的。以唯心的理論來講，在德國既經達到目的之後，他原應改絃更張代以其他較合當時德國情勢和國際形勢及世界潮流的理論。但事實上却不然。這種唯心理論在德國既經統一之後，不特毫無變動，而且深入人心，變本加厲，造成手段或工具超目的的現象，結果遂至遺毒世界。所以我說德國問題的原因是歷史的，人為的，哲學的。解決這個問題便須從改造歷史和哲學入手。這雖然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還是不算太難的事。

我在這裏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手段不合目的的現象，全世界到處都是。美國的門羅主義當年是合乎他所祈求的目的，美國的安全和建國。但到了一八九八年美西戰後，這主義已不合於美國的需要了。

124632 但這門羅主義却仍舊在美國人心中佔有絕優的地位，因此美國在上次大戰後，居然不肯負起世界和平的責任，成爲外交上十分落後的國家，并且使世界和平及美國安全都發生重大的危機。

以上所談的是德國的問題，以下請談本題。就是上次大戰所遺留下第二個問題，蘇聯和其他國家關係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自共產革命以迄這次世界大戰，蘇聯和歐洲，甚至全世界各國關係的調整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與世界和平的維持，尤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在今日德日已敗之後，這個問題尤其可以說是世界政治中最主要的問題。世界和平之能否維繫，可以說大部份要看蘇聯和其他國家能否合作。自然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要顧到很多的因素。尤其應該顧到蘇聯以外各國政策的問題。這顯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的。所以現在我祇擬先寫關於蘇聯的問題。

首先我要說蘇聯與各國的關係所以成爲問題的根本理由，和德國之所以成爲問題的理由是大大不同的。德國之所以成爲問題是因於他的歷史和哲學，我已經說過了。但蘇聯與列國關係的所以成爲問題，原因可以說比德國問題深遠得多，而且更難了解。因爲他的原因是地理，歷史的，或政治地緣的 (Geopolitical)。由表面上看來，自蘇聯立國到現在，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大體上可以說是國際和平離心的力量。最初蘇聯的政策是世界革命，與德國單獨媾和，取消條約，取消債務，而其他國家則以干涉，封鎖，不承認等政策相報復。兩方永遠是互相疑忌。九一八事變以後，特別希特勒上台以後，蘇聯和西歐各國及中國到底是比較接近，但這種接近的程度，永遠是不夠——至多也不夠壓服德日，所以二次大戰就發生，甚至就是這次大戰的期間，英美中三國與蘇聯雖然並肩作戰，也並沒有消除蘇聯和其他各國關係的困難，或基本誤會。因此蘇聯的外交政策，便處處表示不信任其他國家的心理。比如所謂可守的國防線和衛星集團國家的政策，雖然也具有對德日死老虎防衛的意義，但大體說來，無寧謂爲對英美和其他國家的不信任，是一種不健全心理的表現。這是一種大家

共觀的事實。

蘇聯與其他國家關係難於調整的原因，一般人的看法俱以爲這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不相容的必然結果，由這一方面看來，這原因也是歷史的，哲學的，社會的，所以解決這個問題便須改造歷史。我們並不否認這是一種合理的解釋。但另一方面，我們若認這是唯一的解釋，那我便認爲錯了。反之，主義的不同，我認爲祇能局部解釋蘇聯和其他國家關係的難於調整。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共產主義是主張世界革命，無產階級獨裁的，而共產黨又是紀律十分嚴密，組織十分堅強的黨，有他排外的地方，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事實。但祇是局部的事實。因爲依目前情形，蘇聯表面上可以算已經放棄世界革命，取消第三國際，恢復教會地位，並且與盟國並肩作戰了。他在國外的官吏，士兵也着實不少。但爲什麼蘇聯和其他國家的關係依舊困難呢？

有些人說蘇聯革命的成就，是祇限於經濟方面的，就是在蘇維埃制度下，人民財富和享受的分配，是比較平均。其餘各方面如政體的專制，密探的活動，恐怖政策，軍事組織等與皇俄時代並沒有什麼區別，這或且過於毀謗。但也有若干地方是近於事實的。我們絕對不能因爲同情蘇聯而過份的崇拜他，認爲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好的。目前很明顯的，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大體上還是皇俄時代的那一套。共產主義既然不足解釋蘇聯和其他國家關係的全部，那末，其餘部份的解釋是如何呢？

由歷史上講，俄國或現今構成蘇聯的這塊領土可以說是人類最悠久最困難的一個問題。他的成爲問題已經有三千年左右，比德國成爲問題僅僅有一百餘年真是長久多了。這問題是怎樣一個性質呢？就是東邊中國長城以南的部分，南邊伊蘭高原以南的中央亞細亞各小國，西邊黑海以西各地在歷史上永遠是受住於現今蘇聯領土內各民族的侵略。所以我說蘇聯這一塊領土發生問題。舉例來講，在我國歷史上長城以南的部份是永遠受長城以北各民族侵略。這些民族現在經過多

少年歷史的演變已經為中華民族所吸收，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份。但在當時却是中國的大患。即在目前這些若干民族和中華民族的關係也還是問題，而在當時這些民族如匈奴，鮮卑，疐疐，高車，突厥，回紇，蒙古等，都來自中亞或西伯利亞。也就是現今俄國的領土裏邊的一部。這是東邊的情形。就南邊言，侵略伊爾高原或印度的民族如月氏，嚙噠，即白匈奴，突厥，蒙古，也都是來自現今蘇聯領土裏邊的民族。

至於西邊這種情形更是明顯，我們都知東歐，中歐，和南歐的民族情形十分複雜。因之小國林立，國際局面無法穩定。但是我們若使夷考這些民族的來歷，我們可以知道大半這些民族的祖先都是住在現今俄國的領土之內的。他們都是由俄國出來侵略歐洲，并且都曾一度有過很光榮的歷史，統治很廣的領土。但後來衰敗了，因之變成歐洲的小國，反過來，受自南歐或中亞新來的民族所侵略。因此東，中，南歐各國便成各種各樣民族的匯合區。我們不妨舉幾個例來說明。由戰前的政治地理來講，這一帶地方共有十四個國家如下：(一)芬蘭，(二)愛斯多尼亞，(三)拉脫維亞，(四)立陶宛，(五)波蘭，(六)捷克，(七)匈牙利，(八)羅馬尼亞，(九)布加利亞，(十)希臘，(十一)南斯拉夫，(十二)奧地利，(十三)阿爾巴尼亞，(十四)土耳其，其中波羅的海三小國和阿爾巴尼亞人數很少，立國情形也特殊，我們可以不理他。其餘的民族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符合我上述的情形。最顯著的就是匈牙利民族，他們從俄國搬到歐洲，在五世紀時在他們領袖阿的拉領導下曾經大肆侵略，結果造成羅馬帝國的滅亡。又如土耳其是突厥的遺族，曾經佔歐洲大部份領土不用說了，再其次如布加爾民族情形與匈牙利也相類似，又次如芬蘭也是由亞洲遷到歐洲的民族。而波蘭，捷克，南斯拉夫更是斯拉夫民族的別支，出自俄國。即希臘和羅馬尼亞雖然受西歐文化的影響較重，但民族恐怕還是從俄國來的，其實歐洲整個日耳曼民族，拉丁民族，依一般歷史家的看法，也都是由南俄或中亞搬出去的。所以我說在歷史上住在俄國領土內的民

族，永遠是他鄰國安全的問題。

另一方面來看，住在俄國以外的民族，克服或侵略住在俄國內的事，歷史却真少見。而且即使有，也絕不能成功。勉強來講，若使我們說蒙古是住在俄國外的民族，那我們可以說他曾經一度克服過俄國。其餘的回教土耳其，阿拉伯，可以說根本並沒有侵略，或威脅俄國。近代瑞典，法國，和德國雖曾經試行侵略俄國，但結果却都失敗。所以一般來講，在歷史上包括在現今俄國領土的民族，是比較速取外向的。或說一句不好聽的話，是富於侵略的。因此永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歷史既然如此，那麼這個歷史趨勢有什麼解釋呢？為什麼單單俄國這塊土地發生問題，或歐亞二洲有這樣的問題，而他洲便沒有呢？我是一個孤陋寡聞的人，但我相信，這裏頭一定有許多解釋，不能執一而論，不過我最近看了若干關於政治地理學的文章和材料，所以我現在就將若干政治地理學家對於這問題的解釋寫在下面。我們介紹的是(一)麥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二)費爾格來夫先生(James Fairgriere)，二位都是英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者。他們的理論可以說是大同小異。

(一)麥金德爵士的理論，認為世界上五分之四的土地是位在北半球的，就是赤道以北。在北半球中最大一塊土地，要算是歐亞大陸了。但依自然形式和位置，這塊地又可分二個或三個地區。一個就是極北的北冰洋，麥氏稱他為冰海區(Icy Sea)。第二就是樞紐地區(Pivot area)，或中心地區(Heart Land)。這塊地包括了俄國的東南部，以及中國以西，波斯以北的中央亞細亞的全部。他是一個很天然的區域，並且是一塊連續不斷的土地。其中雖有山脈，但是這些山脈，像烏拉山等並不具有遮斷的作用。第三，在這中心地以外的地方，麥氏認為有兩個月牙地區(Crescent)，圍繞着這中心地。一個叫內月牙地區，或邊沿月牙區(Inner or Marginal Crescent)。包括歐洲的大部份，薩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土地，地中海伊爾高原以南的中亞，

124634 中國及印度等地。另外一個叫作外月牙地或島嶼月牙地 (Outer or Insular Crescent)，包括內月牙地區以外的世界其他的土地與海洋。這些地對中心地而言，可稱為第二重包圍。

(二) 費爾格來夫的理论與麥氏的理论有若干不同之點。他對於世界地區的分法如下：(一) 冰地 (Ice)，即等於麥氏的冰海區。(二) 中心地 (Heart Land)，他的地區，約略相等於麥氏的中心地，但比較大些。因為他把整個俄國，甚至歐洲領土的一部份，亞洲伊蘭高原，及中國北部(即長城以北)，都算作中心地。(三) 破碎地帶 (The Crush Zone)。依費氏的看法，他的內容依歷史情形在不同的時期中，往往不同，但曾包括下列各民族的居地：芬蘭，瑞典，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士，波蘭，巴爾幹各國，伊蘭，阿富汗，暹羅，朝鮮。在若干方面，就是中國和德國也都在內。(四) 海強國地帶 (Lands of the Sea Powers)，包括歐亞兩洲靠近海岸的各國，和薩哈拉沙漠以北的非洲土地，以及各海強國在海洋上的一切屬地和領土。歷史上阿拉伯，腓尼基，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荷蘭，英國，挪威，在不同的時期都會屬於這地帶。在海外他們都會有過屬地和勢力，而在大陸有過很大的威勢。在東亞惟有日本會屬於這地帶。印度因為英國的關係也屬於這裏頭，而中國雖可屬於這地帶，但因為中國並沒有發展海上力量，所以不能算是海強之地。但費氏的意見中，有一點特別可注意的，就是所謂破碎地帶，實為海權地與中心地二地權力伸張的結果。也就是歷史遺留的陳跡。這些國家雖能避免中心地或海權地的吸收，但都各有個別的性格，不願聯合在一起，所以他們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地位都是不滿意的，都是脆弱的，只能作為中心地和海權地的緩衝地帶。所以一般說來，歷史上人類大部份的活動，都受這幾個地理區域關係影響。這是政治地理學對於國際政治的總解釋。

以上是麥氏與費氏學說的大概。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有若干地方意見相同，但也有若干地方意見不同。現在我們因為篇幅的關係不能多

所論述。可注意就是他們對於中心地的區域的大小，雖然意見有些不同，但他們對於中心地的概念，意見是大體一致的。這個概念對於解釋俄國和別國的關係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我們應該再加以進一步的解釋。所謂中心地的區域我上文已經介紹過了。再說一句就是他在歷史是約略相等於蘇聯的整個領土。依麥氏，費氏，和德國的霍旭弗 (General Haushofer)，及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密斯 (J. Russel Smith)，赫理遜 (Richard E. Harrison) 等人的見解，這一塊中心地地方大概有下列幾個特點：(一) 他佔歐亞大陸最中心的地點，一似德國佔西歐的中心一樣。但他比德國地形更有利的地方，就是他海軍力量達不到的地方。自往古到現在，任何海軍力量還沒有控制過他。若使他和德國併在一起，那無疑的這塊地方就有控制歐亞兩洲大陸的形勢。(二) 這中心地多半是草原和沙漠的地帶，他的氣候是十分複雜而且極端。換句話講，就是變化無常，狂風驟雨，極冷極寒，大水久旱，種種情形無不具備，所以十分靠不住。這種氣候是十分富於刺激性的，宜於發展個人健康，所以這一帶的人身體都非常的好。同時使競爭非常劇烈，鼓勵強梁移動及向外發展。這是這個中心地的另一個特性。(三) 這個中心地一方面固然不受海權國家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他却缺少通海的大道，不易向海外發展。從這一方面講，中心地的地形可謂是不利的。

因為中心地有上述的地理方面的特質，所以中心地的歷史，文化，和他與他地的關係，也就受這種地形的影響，而成為非常特殊的情形。就第一點的特質來講，他的影響是使這中心地很難由或受外方的力量來控制。換句話講就是外方的力量很難達到中心地，來克服或控制他，所以這地在歷史上永遠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根據若干地緣政治學家的看法，這中心地在歷史上僅曾受過阿爾泰，都蘭，和俄國三地的控制，而將來也僅可能由德國，中國，及印度三地方來控制他。究其實，若就地理論講，俄國本來在中心地裏頭，所以他之可以控制中心地自然並不成為問題，而蒙古，阿爾泰二地則必須包其在歷史上

所有廣大範圍，方能控制中心地。易言之，就是兩地至少必須包括西伯利亞的一大部，方談得上控制中心地。若僅僅今日的範圍或今日住在裏頭的蒙古民族，那是絕對談不上控制中心地的，反一方他們倒恐要被中心地所控制。這一點只要看歷史上白匈奴，阿蘭，突厥，蒙古控制中心地以前所佔的版圖就可以明白了。至於西方各國在歷史上也並不是沒有人想控制中心地像瑞士的查理十二，法國的拿破崙，德國的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都是很好的榜樣。但最終都失敗了，所以歷史上中心地整個被人克服祇是中世紀蒙古統一亞洲時候和俄國人稱霸歐亞二洲的兩個時期而已。

就第二點的情形來講，就是產生所謂馬上或流動文化。這文化的特徵，就是暴力和搶掠的鼓勵，和迅速行動的提倡。以近代的術語來講，就是住在這地帶的民族都是富於流性，或因變性的。所以每每所向無前，侵略其他民族。這一件事對於近代俄國的政治傳統發生極重要的影響。因為無論就歷史遺傳方面來講，或就俄國控制這些放浪不羈的民族的需要來講，暴力或武力無疑是俄國政治上一種很大的需要。所以一切與暴力有關的政治制度或工具，如恐怖，密探等也就變為政治上必然的現象。所以無論在皇俄或蘇俄時代，這種傳統的影響都是不能避免的。西人稱他為韃靼化，誠非毫無根據。這也就是民主政治在俄國不能順利進展的一個原因。同時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或蘇聯文化，英美文化最大不同之點。

再就第三點特質來講，他的影響大概有二點：（一）不能通海，在歷史上只是如上所述。不能用海權來控制這些領土。但到了近代却特別使住在這中心地的國家，急欲求得出海的道路和口岸。這一點祇要看彼得大帝以後，俄國人二而再，再而三的不惜與英法奧日士諸國屢次衝突，以求出海的情形，就可以知曉。這使世界勢力的均衡，發生重大的問題，使國際和平極難於維持。可以說是和和平中一個最基本的，最重要的，和最困難的問題，並且關係許多國家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的問題。（二）俄國通海固然影響世界均勢，但不出口却使俄國

與其他特別海洋國接觸的機會減少。因此文化交流，彼此諒解的機會也少，結果形成俄國文化的特殊性，並且使他成為國際諒解，善意合作的重大問題。自然就今日的情形來講，這種文化的缺少交流，或是由於俄國實行共產主義之所致。這一點自然我們也承認。但在此以外的地理形勢的影響，我們也是不能不承認的。

以上就歷史和地理的觀點來討論俄國和其他國家關係上的問題。說明這問題的性質實在相當複雜。但是我們若就目前情勢來講，雖然近代的工業文明，交通工具已將俄國的舊有文化大加改變，但我們可以知道俄國的政策大體上還是受上述的歷史和地理的因素的影響。至少在俄國人的心理上，這種歷史和地理因素的力量，還是佔最重要的地位。這一點我們祇要看看自這一次大戰後，俄國在歐洲不惜開罪英美，損失國際信用，而推行若干政策，就可以見到。譬如他在歐洲，併吞波羅的海的三小國，由芬蘭取得若干重要軍事據點。取波蘭的寇松線以東的領土，取羅馬尼亞北部的領土，取得康尼斯堡出口，要求達達尼爾，普斯普魯斯海峽，代南斯拉夫要求德里亞斯德，以及在中，南歐所推行的衛星集團政策等，可以說是無一不受上述地緣政治學上因素的影響。至於遠東，他對我國長春鐵路共同經營權的取得，旅順大連出口的取得，外蒙獨立的實現，和其他一切的一切。他的考慮的因素，也可以說都是基於地緣政治的。因此蘇聯外交政策，和皇俄外交政策的便相類似了。

此外我們也須顧到共產主義對於蘇聯外交政策的影響。因為無論我們如何重視蘇聯歷史的傳統，和地理上的因素，但我們却也不能否認共產主義對於蘇聯外交政策也有若干的影響。不過共產主義何以在蘇聯得勢，和他在蘇聯何以表現那一種形態。根本上恐怕還要歸之於蘇聯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換一句話講，就是唯有具有蘇聯一樣背景或地理的國家，共產主義才能得勢，而且方能形成他今日的形態，使他與別國的共產主義或共產黨迥然不同。

以上已經把蘇聯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所以成為問題的原因加以說

124636 明，結論是這問題的產生是基於地理和歷史的因素，而且時間已經有二千餘年了，並且就目前來講，蘇聯的外交政策還是沒有跳出這些因素的勢力範圍。這是一種十分悲觀的材料。至於解決的方法，第一最理想自然是一方面蘇聯放棄目前的作風，以求與其他各國諒解合作，一面英美及其他國家對於蘇聯的復興及安全，及整個世界大局更進一步的負責。把蘇聯與列國因地理形式勢所發生的問題，如出淘邊界等加以最合理的解決。一方顧到蘇聯的需要，一方也顧到其他各有關國家的利益。特別關於領土完整，政治獨立，內政不受干涉等利益。同時更要顧到整個和平機構的健全發展。不過一般來講，這是違反蘇聯歷史傳統和地理的條件的，是否可能大有問題。第二如上所述的辦法行不通，那麼大勢所趨，各國恐怕一定要抄襲以往國際間應付這問題的辦法。易言之，也就是以暴力應付暴力，也就是英，日，法，意，奧等國在十九世紀防止俄國出海，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向俄國施用包圍，壓力種種辦法了。在這情形下，整個國際局面，自然是不易樂觀的。

至於這兩種辦法，蘇聯何去何從，我們目下無法知道。但有一點要大書特書的，就是上述的地緣政治學的情形，特別關於中心地的軍

阿根廷的政局

湯成錦

南美整個民族的特性是熱情而自尊，主權的思想重，這也可以說是新大陸的特徵，猶其在政治上，多是血氣盛，不能安祥的表現。試翻開報紙看，中南美各國，差不多每天都可能發生新的事故。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新大陸最鬧得有聲有色的，莫過於阿根廷。

阿根廷號稱南美ABC三強之一，國土面積共計百萬方英里，其

專地位一點，在今日飛機及原子能高度發展之後，已大大改變了。以上的一套地緣政治學恐怕還是輪船火車時代的地緣政治學。原因是火車只能達到敷有鐵軌的地方，輪船只能達到有水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下，中心地的確不易為外力所達到。所以能控制中心地的據點祇有中國，印度，德國三個據點，並且還有問題，因此中心地便有他特殊的軍事上優越地位，但自飛機和原子能發明後，情形已大不同了。因為飛機只要有空氣的地方都可達到。而世界上尚無沒有空氣的地方，而原子能的破壞力更難想像。在這種情形下，不特可以控制中心地的據點增加，使以前不易達到中心地的海軍力量，也可以充分達到中心地。就是歷史視為絕難飛越，易於防守的北極地帶，也可以變成進入俄國的大門。所以中心地的防守或國防實已發生大問題，或大危機。俄國人對於這一點是十分了解的。在原子能沒有試驗成功以前，他對於北極防務就已經十分注意，屢次派人探險，並且在那裏設了一個北海航程管理局 (Glavsev-Morput 簡稱作 G. S. M. P.)，目前對於這問題自然更加明瞭。問題就在英，美，加各國能否把握時機，善用俄國的心理，坦白誠意的而向他開導而已。世界的未來，就繫在這上頭。

中百分之八十五。七有農業價值，百分之十七。九是森林，中部平原的龐巴 (Parana) 是有名肥沃，畜牧最盛，每年牛肉輸出，佔世界貿易三分之一，玉蜀黍輸出，佔世界第一位，大麥，亞麻子，羊肉羊毛輸出佔世界第二位，其餘糖，酒，煙草，棉花也很多，石油產量，且可供全國需要之半數。其人口近一千四百萬，有國立大學五所（分二